

明天变成后浪？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如果真有一段可以被称之为青春的岁月，我想，那指的是并非某段时间的一般状态，而是我绕过所谓“浪头”、通过青涩内在去探索未知世界，在阳光照耀轻飘飘晃，接近透明而无为的一段时间。

我由衷地庆幸能够绕过“浪头”，没有成为B站“后浪”中的一员。我没有去追求和享受浪头打过城市时所映衬着的灯红酒绿，我没有被卷进自我娱乐意识在泛滥向大海时所遭遇的瞬间陶醉。

我由衷地庆幸自己还有着青涩的内在，没有勇气和胆识去探寻霓虹灯下的纸醉金迷。没有痴恋于昂贵手办、奢华周边、出国旅游、电竞赛车等一些B站所谓“后浪”的青年人的标配。

还好我只是在阳光下轻飘飘晃，我并没有表里不一。并不能做到演技切换自如，娱乐文化的先驱者“后浪”们能够昂扬地做到温文尔雅与搔首弄姿共舞，光鲜亮丽与情色交易并存。这些浪花少数而又常见，让人皱紧眉头而又见怪不怪，以至于让无数海底的淤泥怀疑自己脚下沃土的引导是否出了问题。

我真是非常地开心我那一长段透明而又无为的时间，**我不知道也不确定也不敢知道不敢确定那是不是真正浪花的青春的平淡写照。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光荣的贫瘠，伟大的缺席。**

我不是后浪，明天也不可能变成后浪，我想大多数人也至少不是视频中的后浪。他们所定义的后浪是我终生难以企及的，我可能只是后浪翻滚下的海底淤泥，只是那海底淤泥中匍匐以待的一条鲛鳕鱼。

那些闪耀着光耀的浪头上的弄潮儿“后浪”的娱乐先驱者们，请你们在泛滥向大海的陶醉之时，允许我用笔，记录一下鲛鳕鱼匍匐的痕迹。

2021年5月3日

添加一段教员说过的话:

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人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